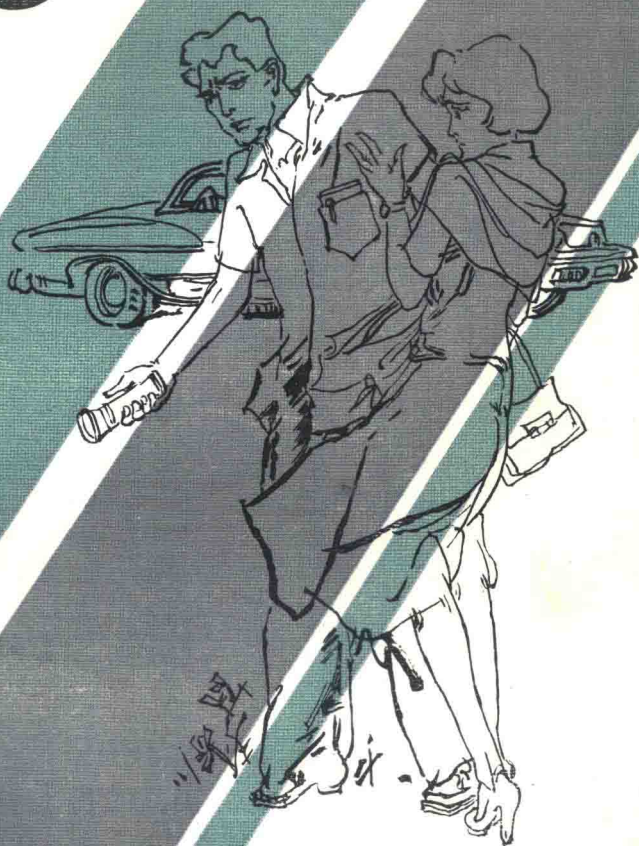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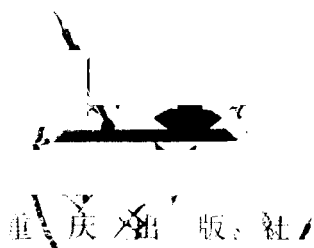
非生理性癌扩散

王亚平

MENGYACONGSHU

非生理性 癌 扩 散

王 亚 平



重 庆 出 版 社

内 容 简 介

这部长篇小说，着力塑造了一位目光远大、有胆有识的优秀公安战士的形象，同时剖析了一个人性被异化了的知识分子杀人犯的靈魂。

著名癌症学家吉云教授在十年浩劫中被害，凶手盗走了他所珍藏的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手稿，不知下落。事隔多年，正当他最赏识、最亲近的三个学生——丁楠、陈少泽和马杰，为继承他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的时刻，丁楠的未婚妻米兰惨遭溺死，紧接着陈少泽又被人杀害。警方跟踪追击凶手，一条现成的线索先把他们引向陈少泽，继而又引向马杰。但最终判明，他们都不是罪犯。而真正的罪犯却是另一个性格复杂的人。

在这个情节曲折的故事里，作者比较地注重人物描写，对于罪犯的矛盾的心理状态，揭示尤为细致和深刻。这正是作品的一个特色。

非生理性癌扩散

王亚平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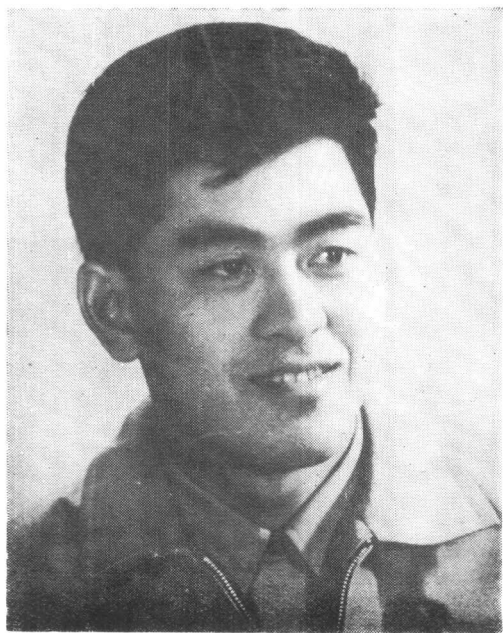
《萌芽》月刊社 重庆出版社合编
重庆出版社出版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）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7.25 插页6 字数141千
1982年8月第一版 1982年12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 89,601—170,900

书号：10114·19 定价：0.66元



作者近影

1954年10月

作者小传

王亚平，一九五六年出生于重庆，长大在北京。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。少年时期母亲就曾把他送到少年宫学习绘画，以后又随父母到河南“五七”干校生活。在干校这段时间，他当过牧鹅童，同时有机会接触了老干部、工程师、教师等人物，为他以后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。中学毕业后，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，不久就成了解放军某部的创作人员，从事文艺活动。他曾深入公安部门生活，创作了短篇小说《神圣的使命》，获得了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那时他仅二十二岁，是获奖作者中最年轻的。近三年来他写出了电影剧本、小说等十多篇。他的长篇小说《刑警队长》深受青年读者的欢迎。一九八一年他赴美国某大学学习。

编辑例言

在六十年代，为了学习继承鲁迅办《萌芽》的精神，造成大群新战士，《萌芽》社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合编出版过《萌芽丛书》。为适应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一代文学新军的崛起，决定从一九八二年起《萌芽》社除继续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《萌芽丛书》外，还将扩大和福建人民出版社、重庆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这套书。

第一，《萌芽丛书》以中青年为主要作者对象，介绍文学新作，帮助文学新人的成长。新的丛书与过去略有不同的是，不完全以出版处女作为满足，也出版中青年作者的第二部或第三部作品，目的是使萌动的幼芽迅速成长为参天大树。

第二，《萌芽丛书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积极解放思想，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，坚持贯彻党的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提倡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。

第三，《萌芽丛书》以出版中、长篇小说为主，兼及短篇小说集和散文、诗歌集，并且选编《萌芽》月刊上发表的比较优秀的作品，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分类成集。

我们热切地希望文学新人不断涌现，殷切地期待中青年作者深入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火热生活中去，向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进军，真正写出把握时代脉搏和展现社会主义绚丽画卷的作品。我们坚信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在前辈作家的培养下，未来的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必将在新时期诞生。

第一章 罪 恶

一

燕子细声细气的叫声在晨风中荡漾，她那可爱的身姿在薄薄的雾气中掠过。

一潭绿水倒映着湖畔浓郁茂盛的树林里那些疏密多姿、硕大高阔的树冠。银杏、菩提、合欢、垂杨柳和夜来香，互相以枝叶拥抱，攀携，象情人般难舍难分地依偎在一起，在波平如镜的水面上伸展着绿色的倩影。

陡峭的湖岸上长着一蓬蓬翠绿色的含羞草，她们纤细娇柔的身躯，在微风中摇曳，偶尔弯下腰去亲吻着湖水，湖水感动了，于是一圈圈水纹向四外扩散，含羞草却羞涩地合上了叶子。

他爱观察湖畔的景致，他留恋着这里任何细微的变化，特别是在清晨，在这初秋时节的清晨。

透过树林蓬松枝叶的空隙，他可以看见西山清晰的姿影。西山是北京郊外最有特色、最为迷人的景色，它雄伟、巍峨，

莽莽苍苍，浓郁深幽，古人称之为幽燕。

他每天清晨都要到这里来散步，打拳，冥思遐想。他喜欢凝视那绿树、碧波和蓝天，要知道，绿色、蓝色对于人的眼睛和身心是最好的安慰色。

但是，眼睛里的绿色，那树、那草、那浮动涟漪的水波，只是光色的外壳。外壳是没有灵魂的，仅仅是莫名其妙的一种催人泪下的光斑、物影和明暗耀闪的错觉。

曲扭的柳树枝干，一棵棵细瘦的身影在静止当中，却具有强烈的运动感，象一群狂舞的妖精。挂在空气中的细微水份，把人的视觉弄得颠三倒四。

水，雨水、雪水、湖水、露水、霜和雾……

不！不是水，都是泪。泪，无休止流淌的泪。甚至那些最薄情的信念、感觉、思索、回忆和梦……都在悲伤，都在潸泣。

什么人才可以描写梦呢？她是那样地丧失理智，却又是那样地清醒，清醒得超逸、跳跃，甚至绝伦。而撰写梦的智灵又要比梦的神奇更绝妙许多倍。

还是让梦自己去变幻吧……

梦，恶梦、甜梦，还有意识流般的碎梦……

恶梦醒来，生活也许比梦境还好些，因此除了余悸的威胁之外，多多少少则是安慰。可是在暗无天日的岁月里，梦所展现的世界却都是给人以短暂的幸福、安慰和希望。然而当那一道道绚丽的霞光都烟消云散了，强烈的对比更使人感到世态炎凉，人生丑恶，黑暗无尽，陷入绝望的深渊……

再没有比美梦更使人伤心的了。因为生活是多么的可望而不可及，甚至渴望而不可望，看到的一切早已象流星光华，一闪即逝了。

啊！这一切……

星河运行如常，老人雄风犹在，解脱困顿，断送厄运，重燃生命之火，这劫后余生之人更感余生可为，晚年珍贵。映入眼帘的历历生机，脉脉风情都活络着心血，顿爽着精神，童化着灵魂。

耳畔啁啾的鸟语，婉如大自然宏丽圣殿上悠远的钟声。树隙中斜洒的阳光编织出奇妙而绚丽的五彩光轮。

这片美景具有浓厚的郊野气息，它虽然距离著名的昆明湖、万寿山不远，但是它被颐和园的围墙隔在外面，地处偏僻，从没遭受过众多游人恣意践踏之苦，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静谧。

人们称它为积水潭，这是因为昔日这个湖中的水完全是从天而降，但是现在它已经与运河之水沟通，湖里流动的是活水了。

水面飘浮着几片绿萍，那是睡莲带刺的叶子。他对那几朵含苞欲放的莲花格外钟情，看它们那淡红色的花尖，他判定这几朵莲花是白色的，盛开时将是这样一番美景：洁白如玉的花瓣上，滚动着晶莹剔透的露珠，粉红色的胭脂，淡淡地施抹在花瓣的尖端，仿佛少女脸颊呈露的娇羞之色……

他打完了太极拳。缓慢、凝力的动作，调谐着身心健康的内在节奏，使他周身血脉通畅，精神为之振奋。他感到心

神由衷地舒畅，就连用手绢擦去额头汗水那短暂的感觉，都使他感到格外地惬意。

仰望天空，东方的色调越来越暖，高深的穹顶越来越蓝，迷濛黯淡的西天，月色渐渐隐去。都是蓝色，色彩的变化如此丰富，差别又是那样明显，然而你又很难找出它们之间的分界线，毕竟它们是一个天，是一个天的蓝色。他忽然想到，这也许暗示着人生吧？显而易见的不同却又不可分割地溶为一体，使人难以把握，无从捉摸。

当他的视线投向湖水时，他看见了水面上闪烁的光环、恍惚的暗影、游动的鱼群和倒映的树林。

那片从湖心伸延到湖畔一侧的莲叶，阔大浑圆，呈现出浓重的绿色。叶心托着的湖水，大的宛如纯洁的水晶石，小的是一颗颗闪亮的珍珠。有两只翡翠色的青蛙，在睡莲叶子上追逐着、跳跃着，突然又一动不动，以至于他顿时看不见它们的身影，除去那几朵美丽的花蕾，一片片都是绿色。

忽然，他发现许多天的观察竟有个明显的疏忽，花蕾并不都是白色的，也有一朵石榴红的，可不是吗？在几朵白色的花蕾衬托下，那朵红色的花苞是多么惹眼、醒目啊！

他心里不住地懊悔，为什么眼睛变得这么不中用，竟然将这样一个可喜的小东西漏掉了。

可是，当他定睛细看的时候，却又困惑了。上了年纪，也许眼睛的确不中用了，他怎么也分辨不出那朵红色花蕾的形状，在他看来，那红色的根本不象一朵花蕾，象什么他也不说不清楚。无奈，距离太远，隔着一池碧波又不能走近去看，

这使他心里有几分发急。

人经常如此。急，反而不行。他沿着湖岸来回走，想找到最好的角度观察清楚，可是，视线反而变得模糊。如果带了眼镜来就好了，他这样想。

但他仍然不甘心。

脚下有什么东西碰了一下，他低头一看，是一块光滑的卵石。小石头提醒了他，他捡起石块想抛过去试探一下。

他有点怀疑那红色，是给风刮进湖水里的一件什么东西。

但是他又担心石头扔不准，打坏了花蕾。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下了决心。

一块小石头打在很近的水里，溅起了一片水花，发出的声响在静谧之中听起来格外清亮。有人往这边张望了一下。

不管他。他又捡起第二个小石头。

叭噔一声，花蕾旁溅起水花，两只青蛙受了惊，“咚、咚”两声跳进水里。

他索性弯着腰在湖岸上东瞅瞅西看看，捡了一把石头子，兴致勃勃地一个一个往湖里扔起来。

另一个老人踱过来饶有兴致地看着，他觉得这个扔石子的老头有点古怪，要不就是童心发作，居然一大清早就玩起打水漂来了。

这一下可有准儿了，他心里暗暗思忖。

那个石子沿着弯弯的抛物线向湖心落去。刚巧落在那朵红色花蕾上，溅起很小的水花，被反弹了一下，发出“嘭”的

一声奇怪的响声，又扑通一声落进水里。

他蓦地一怔。这声音象打在谁的身上。

“哎呀！那是什么？”

旁边的老人惊愕地叫了一声，神情异常地盯着那个鲜红色的东西。

他看了看对方，感到不那么孤独和惶恐了。

旁观的老头眼力还可以，他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里看，脸色越来越紧张。

他望望他，焦急地问：“你看见什么啦？”

“嗯，好象是……”他声音有点颤抖，“好象是一件游泳衣。”

“什么？游泳衣！”

他吓了一跳，给人这么一提醒，他很快辨认出水里的红色东西象穿着游泳衣的乳峰。

是的！是一具女尸！

他隐隐约约看见，距离突出水面部分不远的水面下有一个圆圆的浅色的东西，被一圈黑色的阴影包围着，那分明是她的脸和头发！

“是死人！”

那个人先是战战兢兢地轻声说，然后就恐怖地大声嚷起来。

“淹死人了！淹死人了！”

他相信这个人没有说错，这里每天中午、下午经常有人来游泳。现在那具尸体浮得更显露了一点，丰满的胸部已经

耸出水面。

湖畔顿时慌乱了，尽管只有寥寥的几个老年人。

二

人们打捞出来的女尸是一个年青人。她脱下来的衣服，装在一个尼龙兜里，挂在湖边的一个树枝上。在衣服兜里找到她的证件，人们这才知道她叫米兰，二十八岁，是一位图书馆的管理员。人们还看到证件照片上，她那张清秀妩媚的面容。

女尸被运走了，等待她的将是亲友们悲伤的呜咽和泪水。

人们并没有散去，都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件事。有几个人围拢在扔石子的老人身边，听他叙说事情的经过。

这个老人是一位退休教师，专业与美术有关，是一位有风度、整洁而又消瘦的小个子。他的叙述是吸引人的，但更吸引人的则是他提出的许多疑问。

这个女人一定是昨天下午淹死的，最早也不会超过中午，因为今年初秋时节的中午和下午热得厉害。而上午则颇有凉意，是很少有人游泳的。

那么她是和谁一起来的呢？女人和男人不同，她们很少单独下水去玩的。可是为什么同伴们没有发现她沉入湖底呢？她的衣物还在嘛。照理说，她的衣物应该和同伴们的放在一起，因此，同伴们回去时看见她的衣物也应该想起她的。

她到底是怎么淹死的呢？竟没人注意到。否则及早救上来，也许医生还可以挽救她年轻的生命。

不幸的米兰，她究竟是因为什么疏忽而死亡的呢？

人遇不幸总会引来议论。

议论终归是议论，死者是无法从中明白的。

三

北京的东郊有一条通往国际机场的马路，它以路边的绿荫出色而著名。每当夏秋季节，行驶在这条路上，你会产生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。

葡萄园、果园在公路两旁连绵不断，路边还有茂盛的紫穗槐和高大的白杨树。光滑、笔直的水泥路面就从这莽莽绿色当中穿过，伸向首都机场。

逐渐，北京人发现，与其它风景区相比，国际机场的道路，沿途地带倒是别具风格的地方，这里交通方便，到处是精心修葺的果园、苗圃。特别是年青人，逐渐喜欢在黄昏降临的时候来这里谈情说爱或是做愉快的郊游。被市中心区的嘈杂喧闹折磨着的人们，凭着汽车月票或轻骑摩托、自行车，经常可以互相约伴，晚饭后转到这一带来欣赏乡村田园景色，松弛疲劳终日的神经。

初到北京的外国旅行者，如果在傍晚乘车从国际机场驶进北京城，总会看见这些悠闲的人们，他们的身影在溶溶绿色中隐现，在缓缓流水旁徘徊。难怪有些旅行者感叹说，进

入中国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一种悠闲的调子，甚至在公路旁都是这样。他们岂知，这些并非农民，也并非养路工的人们，是把难得的绿野作为最好的公园来游赏的。

宋小勋是外贸部门的汽车司机，他的恋人丹丹是协助外商谈生意的译员。这对情人最迷恋的爱情生活，是很难和那辆漂亮的小汽车分开的。

虽然是公家的汽车，但是一下班，宋小勋总有办法使它成为自己的专车。他知道他的朋友们很羡慕这一点，他为此暗暗得意。

他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北京时间的前面，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汽车里玩，他并不比西方人逊色。

夜晚，映着明亮灯火的北京城的马路，在他的车轮下闪过，疾风从窗口涌进，搅动着丹丹的长发，她倚在他的肩头，不时地用柔软湿润的嘴唇顽皮地吻他的脖子和耳朵。

录音机里飘荡着醉人的轻音乐。偶尔，路边行人投来异样的目光，特别是当他们与公共汽车并行的时候，乘客们注意地看上他们两眼。这一切都使他们感到特殊，感到满足，感到快慰。

有时候雨水会给人增添另一种兴味，风挡玻璃上的雨刮无声无息地反复扫水，水银灯倒映在反光的路面上，他们宛若在腾空飞行。行人减少，马路好象突然显得更宽阔，黑漆漆的车子里，小灯亮着，这个小天地仿佛变大了，他们在疾速行驶中互相倚偎着，亲昵着……

今天，他们又驶过了通往国际机场的风景区。黄昏中的

郊野，在夕阳的照耀下，明暗反差很大，呈现出一种特殊的、斑斓明亮的色调。

丰硕的葡萄闪着玛瑙般的光泽，带着浓重的白霜，挂在有些转向赭石色的藤叶之中。苹果熟得象一个个红彤彤的娃娃脸，压弯了低矮的树枝。还有硕大丰盈的蜜桃，金黄色的鸭梨……

迎面出现一座看上去洁白美观的桥，桥下是淙淙奔流的河水。

汽车拐下桥头，沿着河堤上的土道开了一段，在一片草地上停了下来。

他们下班之后都还没有吃晚饭。丹丹的皮包里有两个塑料袋，那里面是喷香的熏鱼和美味的牛排，都是母亲亲手做的。宋小勋带了面包和果酱，还有一饭盒可口的油煎饺子。

这对情人走出汽车，找了个平坦的地方铺了一块桌布，席地而坐。

河水懒洋洋地流着，水面上不时出现浅浅、宽宽的漩涡，偶尔还跳出一尾银光烁闪的鱼，发出噼叭的声响。

别有风趣的野餐。舒缓凉爽的晚风。

在他们的沉醉之中夜幕悄悄地垂落下来。

弯月高悬在夜空，河面上抖动着长长的倒影，万点繁星竞相映辉，使人感到宇宙是那样广阔无垠。

时间在深情的接吻中溜得最快。

夜深了，然而，他们仍然贪恋月色、水光和芬芳沁人的花草。

在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，蓬勃旺盛的紫穗槐连绵一片，一直沿着河流的方向，向远方伸展开去，看不见尽头。大约有十来步宽的树丛后面，便是密不透风的苗圃。细长的杨树苗齐崭崭地一般高，象一块厚厚的海绵垫子，淹没在夜色之中，显露出黑黝黝的轮廓。

他被狂热的、爱的冲动支配着，紧紧搂抱着恋人，亲吻着、喘息着。

“小勋，别……你先起来，我好像闻到了一股什么味儿……”

宋小勋感到很意外，他根本没有听清对方说些什么，心中抱怨她有点破坏气氛。

可是她的确感觉到异样。现在晚风转了风向，空气中夹杂着一股奇特的味道，她从来没有闻过的，但是却是引起了她本能的恐惧的气味儿。

宋小勋丝毫没有松开她的意思，他的情绪是那样地炽热，这只有在他这种年纪的人才可能发生。但是她很坚决，因为她生来就是一个任性的姑娘，而坚决本身就是这种素质的附属品。

“你快起来嘛，小坏蛋！”

她嘟囔着，用两只手去揪他的耳朵。

他这才注意到了她的神气。

她很畏惧，竟紧张四顾着，紧紧地贴在他的怀抱里。

“你闻哪！你闻！是什么味儿？”

他被她慌张的语调感染，不安地吸了吸鼻子，似乎闻到